

唐荣尧\著

HO-LAN

MOUNTAINS

贺兰山

一部立着的史诗

旅行家
文银川

中国著名美术大师 **韩美林** | 题写书名

《中国国家地理》执行总编 **单之蔷**

北京大学人文学教授 **唐晓峰**

央视大型纪录片《贺兰山》总导演 **金铁木**

联袂推荐

中国第一行走记者唐荣尧

历时16年，查阅近千种文献，跋涉10余万里，数十次深度探寻，以学者的严谨、记者的求实、诗人的情怀、文学的语言，对贺兰山进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具人文历史气息的解读。

 中国地图出版社

贺兰山

一部立着的史诗

唐荣尧 / 著

HO-LAN

MOUNTAIN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贺兰山：一部立着的史诗 / 唐荣尧著. —北京：中国
地图出版社，2017. 1

ISBN 978-7-5031-9501-3

I. ①贺… II. ①唐… III. ①贺兰山 - 介绍
IV. ①K928.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5740 号

策 划 余 凡
审 校 王 毅
责任编辑 余 凡

贺兰山——一部立着的史诗

出版发行	中国地图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社 址	北京市白纸坊西街 3 号	印 张	24
邮政编码	100054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网 址	www. sinomaps. com	印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刷装订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定 价	58.00 元
成品规格	170 × 240mm		

书 号 ISBN 978-7-5031-9501-3

审 图 号 GS (2016) 2416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如有图书内容问题，请与本书责任编辑联系，
联系方式：dzfs@sinomaps.com。

自序

借山而文

公元 1871 年 5 月的一天，一位远路而来的俄国探险家，走进第七代第八位阿拉善王爷多罗特色楞的王爷府，向王爷提出要去距离王爷府东北方几十公里的一座山考察。他的这一请求当即被断然拒绝——当时，整个阿拉善地区将这座山奉为神山，当地居民进山伐木、采摘蘑菇、打猎等都需得到王爷府的特许才行，何况这样一位西方人。然而，当拿出大清帝国开给他的特别通行证，以及送给王爷的望远镜、枪支、药品后，王爷的内心刹那间动摇了，他允许这位俄国人及其团队可以进入那座神山！探险家带领随从从容地从西麓进山，开始了他的探险和勘察。

那位探险家叫普热瓦爾斯基，那座山叫贺兰山，阿拉善的蒙古族牧民习惯称之为阿拉筛山！

这标志着，贺兰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考察，由俄国人完成了！

山是有魅力的，有魅力自然就能够吸引人！时隔 12 年后，普热瓦爾斯基被贺兰山吸引，于 1883 年的夏天再次来到阿拉善，拜见第八代第九位王爷塔旺布鲁克札勒后，他的足迹再次出现在贺兰山。这次，他又捕猎了大批动物并将其制成标本带回俄国，也探测到了关于贺兰山的不少气象、植物等方面的资料。他是第一个将贺兰山动植物标本带到域外的西方人！

1905 年 6 月，一个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伊尔斯顿城的美国人，在他 40 岁的夏天，出现在贺兰山东侧，他是一路循着长城而来的。在贺兰山下的银川，挖掘完“庙宇菩萨、凌云宝塔和险峻壁垒的故事，以及当地人讲也讲不完的

其他种种传说”后，顺着贺兰山的走向，在东麓的宁夏平原继续他的长城之旅，从贺兰山下的银川城来到祁连山下的嘉峪关西南 7.5 公里的陡峭悬崖之上——他认为的长城终点！他就是 W.E. 盖洛，20 世纪初美国著名的旅行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他确实做到了“我们的研究要完善到让未来的长城史学家除非抄袭我们的记录便无从下笔”。

W.E. 盖洛离开贺兰山东麓南端 100 多年后的今天，无论是贴着贺兰山南端马夫峡的长城，还是穿越贺兰山中部的三关口长城；无论是贺兰山腹地平罗县境内的大水沟长城，还是贺兰山北段大武口区那几段湮于荒草中的长城，还真很少有人像我一样，系统地丈量这些长在贺兰山里的长城！

上面两个真实的故事，让我感到汗颜！贺兰山的两侧，从植物考察到长城探究，对这片地域自然或人文的最初考量，都是由外国人来完成的！

1923 年 5 月，美国华府国立地理学会组织的一个名为甘蒙科学考察团，年轻的中国植物学家秦仁昌跻身其中，考察仅仅 7 天时间，便匆匆离开！他的科考仅仅限于植物范畴。目前，关于这次考察的完整报告，被封存在美国！一个月后，贺兰山东麓的水洞沟，法国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来到这里，完成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次考古”！

我不是受一种狭隘的民族情绪支配，抱憾国人对祖国山河的冷漠！我只是觉得，无论哪个国家的科学家、作家、探险家，对养育自己的山河的漠视，是一种亏欠！

山无言，但山一定在等待。贺兰山一定在等待着属于中国的考察、写作！

我和贺兰山在互相等待中，迎来了 20 世纪末期的时光！当我以记者的身份选择在山下的银川市居住、工作时，其实就选择了一场对贺兰山的认知之旅！于是，从《贺兰山大型真菌图鉴》这类专业书籍，到《宁夏通史》这样的历史巨著，10 多年间，捧卷昼读、披衣夜阅中学习了近千种有关贺兰山的各类书籍，既有从《卫拉特蒙古史纲》这种专著中抽丝剥茧般辨认和硕特蒙古部来到阿拉善的路径，也有从《马可·波罗游记》这样的游记体中寻找西方人对贺兰山的片言感知；既有柯兹洛夫的《死城之旅》中西方人对贺兰山的感知方式，也有秦仁昌那种按照现代西方植物研究方式对贺兰山植物的初探；既有《贺兰山大型脊椎动物志》这

样的非专业人士读起来十分枯燥的专业书，也有依仗政府基金组织大量人员编纂的某某通志之类的“巨著”……说实在的，看到上述的这些书目时，要么迫不及待地在本已羞涩的囊中掏钱购来阅读，要么坐着公交车去图书馆借阅，但很多书是硬着头皮看到几十页就无法卒读的，常常在掩卷时内心唏嘘不已：中国确实没有一本从人文写作角度立体而完整地书写贺兰山的书。

我一直执拗而卑微地在中国文坛倡言：人文写作！它是基于人文认知，在理性阅读前人留下的宝贵史料基础上，通过大量的、诗意激情支配下的田野调查，不断地确认写作对象的人文历史和人文地理的交叉坐标，并对这些坐标进行散文化写作的结果！它更适合对山河立传，对消失的文明现象给予一种有尊严的恢复！

山与河，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两大依仗！山脉，是有家乡的——矗立于平原也好，巍峨于雪域也罢，它们会一直厮守于斯，馈赠一方！河流，虽源于山，但一直与山在做着诀别，奔流不回！在中国人的评判标准里，山脉是一种忠诚，是一种赐予；河流是一场路过，是一种养育！持续十多年在山河间穿行，我不断以人文写作的果实挂上自己的人生之株，像一个植树后辛勤浇水、除草、施肥的果农，坐看一树果实灿烂于秋天，同时又如红尘中匆匆奔赴却内心并不满足的男女，期待着另一株的诞生！

贺兰山作为我人文写作的新目标被确定！

这既非领命于某一项政治任务，也非受惠于某一个企业财团，我恪守一直以来坚持的人文写作所需的干净，然后给自己命题作业！这是一个生活于贺兰山下的写作者的必须！从众多书籍中抬头，在一轮圆月中爬上楼顶，贺兰山清晰的轮廓浮现于夜色之下，一种愈来愈烈的诱惑乘着月色而至。它在轻声呼唤着我：要深入贺兰山山体的内脏、历史的腹地，在穿越中完成立体而全面的认知——这，既需要夜读千册，也需要脚穿百谷。

起初，我以一名文化记者的身份接近贺兰山。我以脚步、眼睛和心灵一起贴近它，需要了解大量的人文资料，于是，那些年轻的岁月里，我查阅着与这座山有关的书籍，积累着对它的认知！按照书籍的指向进山，仔细地辨认着书籍中的谬误，读书与行走互为印证！及至写作本书时，回头清点与贺兰山有关的书单，竟然已近千册。

对山的阅读，其实是一种认知上的征服，千册阅览后，实地勘察便是一种行动上的征服！这就有了踏雪于山下的古塔之侧，踏青于山腰的原始森林，孤独穿越山间而迷途于荒野的经历，也有了站在顶峰遥望一马平川的感叹，而散见于本土报纸及《中国国家地理》、《中华遗产》、《环球人文地理》等媒介上的文章，则一一记述了这种征服。

不是每条山都能承载厚重的历史，像喜马拉雅山，那么高伟，却在人文历史上显出窘相；也不是每条山都能扮演文明分界线的角色，像吕梁山，山两侧的民众领受的文明体系几近相同。来回穿越的次数多了，发现贺兰山首先能够藏历史，载文明！它和二郎山、天山、阴山、日月山等山脉一样，成功地担当了两种文明界线的角色。基于这种认识，2008年，曾应邀给《中国国家地理》完成一篇写贺兰山的文章，在这篇《中国有条贺兰山》的文章中，我以空中俯瞰的角度指出，一片褐黛为主色的贺兰山，在干黄的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与夏日碧绿、秋日金黄的宁夏平原之间，优雅地划出了一条弧线，两侧安然分居着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时至今日，依然界线分明！

在《中国有条贺兰山》中，我还指出：

人文学者说，这是中国北方游牧部族的历史长廊；

宗教学者说，这是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首度相会的地方；

政治学家说，这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界山；

地理学者说，这是温带荒漠与温带荒漠草原的分界线；

地貌学者说，这是划开宁夏平原绿洲和阿拉善荒漠的山脉；

气象学者说，这是西伯利亚寒流和太平洋暖流抵达尽头的地方；

河流学者说，这是中国内流区和外流区的分界线……

这，仅仅是一家之言。进而，我站在中国视野指出——

如果没有贺兰山，北方民族在史前时期以岩画形式所记载的生活与历史就缺失了重要的一块。

没有贺兰山，秦、汉帝国会因为失去北方的天然障碍而变得更加短命。

没有贺兰山，党项人会失去一个天然的依靠，无法在贺兰山下建立

起西夏王朝。

没有贺兰山，从青藏高原而来的和硕特部或许就不会在贺兰山西侧驻留并形成今日的阿拉善盟。

没有贺兰山，中国煤炭资源宝库中会失去一个重要的基地，就没有因煤而兴的石嘴山市。

没有贺兰山，来自内蒙古西北部沙漠深处的沙尘暴，会让成都平原上盛开的鲜花，落上一层细细的沙尘，甚至重庆人吃的蔬菜上，能闻见一种让他们陌生的沙尘味道。

没有贺兰山，宁夏平原或许就会变成一片沙漠或戈壁，中国的粮食基地也会失去重要一块；中国人工绿洲的改造史上，也会失去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果没有贺兰山……

向西出了贺兰山的各个山口，山的另一面凸显出了它迷人的风貌——阿拉善高地、腾格里沙漠与乌兰布和沙漠一片广袤。于是，我的脚步屡屡探向贺兰山西麓！2003年，贺兰山西麓的阿拉善左旗境内，徒步行走在没有网络信号的戈壁滩上，夜晚露宿时，风卷跑了帐篷，并且连续两天没有吃到饭；2008年春天，搭车前往阿拉善，为一家报纸做柯兹洛夫挖掘黑城100年祭的专题，途中，领略了贺兰山西麓沙尘暴的肆虐，一场沙尘暴伴着冰雹逼停了车辆，沙尘过后，挡风玻璃上竟然全是裂开的细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13年初秋，得知阿拉善左旗要在旗府所在地巴彦浩特镇郊外举办一场大规模的骆驼比赛，便去往距离旗府所在地近300公里的银根苏木（类似内地的乡镇建制）科泊嘎查（类似内地的村子）。说是嘎查，其实就是中国和蒙古国边境地带的的一个牧点，那里的人几乎全使用蒙古语。在生着火的蒙古包里住了一晚后，大清早就跟随着参加骆驼比赛的牧民，一路向巴彦浩特而去！到距离巴彦浩特仅仅几十公里的一个驻牧点时，已是黄昏，牧民忙着扎帐篷、烧茶去了，我揣着相机，和一起跟拍的宁夏电视台编导胥陆林拍骆驼，那峰担任驼群领袖的儿驼开始还配合，静静站在那里让我们拍，当胥陆林的镜头越来越逼近儿驼的脸，突然，那峰儿驼扬颈向天长鸣一声，随即直

视着我，口一张，喷我一脸未消化的草渣。其他骆驼纷纷响应，长鸣声奏成了荒原上的一道驼声大合唱，随着儿驼的扬蹄而去，其他骆驼也紧跟其后，像一场突然爆发的起义军，不堪一个暴政王权的控制，向自己理想的境遇奔去！我们傻傻地看着这一幕，最先钻出蒙古包的牧民，紧紧地跟随着，大声呼唤着，暴动般的驼群组成了一个移动的黄色阵营。这阵营的移动速度越来越快，徒留它们的主人越来越无助的呼唤声，回荡在空荡荡的沙漠里。最后从蒙古包里钻出的牧民，很快发动了摩托车，试图以现代化机械拦截驼群，然而，没走多远，摩托车便瘫痪在沙堆里！眼看呼唤驼群无效，先跟出去的牧民返回蒙古包，发动了皮卡车，开始追赶驼群去了！主人因为我们对阿拉善骆驼的关注，特意宰了一只羊，放在他们路上带的铁锅里，用驼粪慢慢地煮着，按照他们的时间推演，我们在晚上6点多就能就着阿拉善本地产的骆驼酒吃上那顿羊肉。然而，等到快8点，主人开着那辆疲惫不堪的皮卡车回来，脸上的沮丧表明他的追驼行动失败了。他的脸上写满了焦虑，却一味地向我们道歉：“肉煮烂了，对我们蒙古族人来说，是对客人的不礼貌！”显然，他并没有心疼他那上届获得全旗骆驼大赛冠军的儿驼“造反”出跑给他造成的损失，只是偶尔抬起头来，望着儿驼带领追随者去的方向。

我问道：“这些骆驼能回得去吗？”

“回是一定能回去的！”

“那你担心什么呢？”

“骆驼的认路能力很强，不用担心迷路！只是现在的阿拉善被一道道铁丝网划开了，每家都有自己的骆驼圈子。来时，我们尽量走直路，让不少牧人家打开他们的铁丝网门穿过来，我担心我家的骆驼硬闯铁丝网会被划伤！”

吃着那锅被炖得烂烂熟熟的羊肉，大家都没心思喝酒。我能感觉到贺兰山西侧的蒙古族人对骆驼的感情。2016年夏天，当我再次穿越贺兰山抵达西侧阿拉善时，又体味到了蒙古族人对骆驼的情感：几年前，我曾经在《环球人文地理》发表了一篇关于骆驼的文章，被阿拉善蒙古语学校的图雅老师看到，她辗转找到我的电话，通话时，一句话中有三分之一是阿拉善式的普通话，三分之二是自然而来的蒙古语。但我们的交情保留了下来，逢年过节，互相总有个短信问候。2016年6月10日傍晚，我和她相见于巴彦浩特镇，她叫来对骆驼有感情、有研究的

几个当地蒙古族人讲述他们的骆驼故事，给我唱着蒙古族牧民在母驼产羔后的“催奶歌”……

我曾经多次给人介绍所居城市紧挨着贺兰山，遇见的却总是迷茫的眼神——贺兰山在哪？我只好面带无奈之色地解释：如果将一幅中国地图展开，将大陆疆域南北、东西两次折叠，最中间的位置就是贺兰山。我想告诉国人：贺兰山并不遥远，地处中国大陆的几何中心！从古到今，它一直就那样默默地记取着属于它的历史和记忆！是我们固有的心理距离与地理偏见，导致它一度游移出历史的视线！

我想，是缺乏有影响力的书写，导致贺兰山外的居民缺乏对它的深度认知，也阻碍了外界对它的了解！

从21世纪第一年来到贺兰山下采访，到2008年为《中国国家地理》写专题文章；从2010年出任“中国十大新天府”评选推荐人与评委，到2013年为筹拍贺兰山的纪录片做策划、编剧与撰稿，我一次次感慨贺兰山的人文类书籍之空白！一次次站在地图前审视也好，一次次穿越山谷隘口也好，一次次采访专家也好，一次次聆听民间之声也好，都是为这样一部立着的史诗小心翼翼地做着铺垫。回头一看，这样的工作，竟然累计10多年。人生能有多少个10多年？尽管这10多年我置身于自己命定的西夏王朝、黄河、伊斯兰文明等作业的书写，但起步外出或江湖归来，出与归之间，何曾挣脱出那一抹黛色的视线？

10多年间，一次次从宁夏平原到阿拉善高地的穿越与回归，贺兰山日渐在我眼前清晰、完整、立体！眼前万卷书已阅，脚下千峰雪尽赏。我想，对贺兰山的书写已经成熟，我要成为一名贺兰山的人文书写者，一名贺兰山的代言者！

力图还原这部立着的史诗，是对贺兰山最大的礼敬与回馈！

出于这种写作前提，我给自己立下了规矩：避开20世纪流行的游记或时下旅游书的嫌疑，按照以往人文书写之例，在驳杂复繁的历史与文化中，梳理出它的骨架，让采访来的故事变成血肉，让宁夏平原和阿拉善高地像地壳运动时两支挤压的力量，隆起一座人文的贺兰山！

因此，在一个被舌尖和旅游吊起全民欲望的时代，这是一本有门槛的书，它不是一本时下常见的旅行指南，它开启的是一个关于贺兰山的、贯通时空与永恒

的人文之旅！同时，这也不是一本富有刺激性或震荡性情节的故事书，它尽可能做到取材上的平衡——不是为了平息那些以为贺兰山属于宁夏或内蒙古者的怒火，而是力图展示一座山最佳、最完整的面孔。它是非虚构的，里面的内容没有违反历史事实，而是基于我从经过时光淘洗后的志书，以及没有经过权力话语或经济话语侵蚀过的民间声音。我仔细辨认这些志书的内容和民间声音，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方式完成了写作！

临近结笔，再次想起 20 世纪初美国著名的旅行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 W. E. 盖洛的那句话：“我们的研究要完善到让未来的长城史学家除非抄袭我们的记录便无从下笔。”我想，一个人对一座山的认真书写，让后来者除了欣赏和抄袭之外，没事可做，那这个人就做到了极致。身为一名作家，内心里如果这样想的话，有什么不正常的呢？

以此，献给被遗忘得太久、被忽略得太久的贺兰山，以此，奉献给这本书的每一位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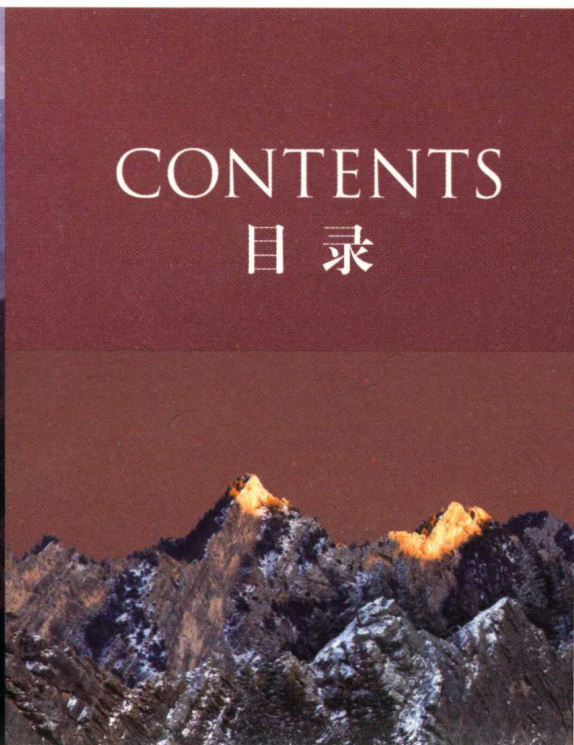
唐荣尧

2016 年 8 月 26 日初稿于贺兰山下阅海万家之载水岗

2016 年 9 月 11 日终稿于杭州灵隐寺旁之乐白桥 1 号



367	311	289	270	242	188	174	155	145	139	124
后记	第二十章 穿越者的背影	第十九章 水润诗地一座城	第十八章 王爷在此	第十七章 追忆一个王朝的盛衰	第十六章 佛音塔中来	第十五章 岩画——石头上的诗	第十四章 一张红白黄三色巨照	第十三章 蘑菇下山	第十二章 狂欢中，不曾老去的声音	第十一章 驼峰上的白色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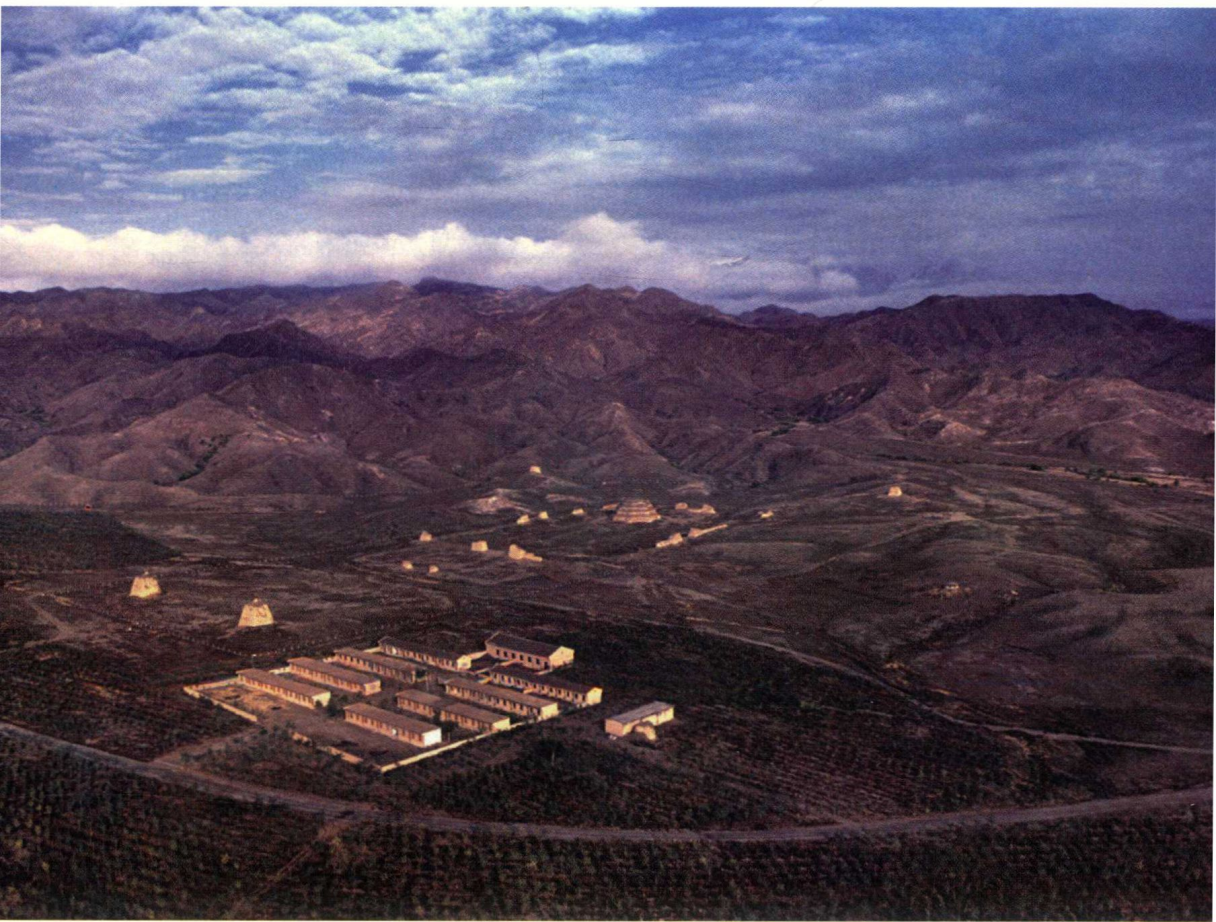
CONTENTS

目录

111	102	093	082	076	069	053	041	025	001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神赐一味白与咸	酒神眷顾的夜晚	会燃烧的黑色石头	石头的传奇之旅	褪色的军工记忆——『304』	褪色的军工记忆——『102』	刀光淬硬的战争史	农垦出的绿洲	渠水染绿的黄土	科考者的背影

第一章 ◀

科考者的背影



贺兰山 杨宏峰 摄

公元1871年5月的一天上午，阿拉善王爷府客厅的红木椅子上，端坐着阿拉善王府第七代第八位王爷多罗特色楞。他一脸肃穆地接过了下人递过来的一张大清国护照。上面显示，眼前这位俄国人叫普热瓦尔斯基，前来中国西部的阿拉善地区，从事探险和勘察。

多罗特色楞王爷打算礼貌性地接待完，就打发这些人离开王爷府。而眼前这位俄国人也知道，虽然语言之间的隔阂会影响他和王爷的直接沟通，但带来的礼物会打通他们之间任何的交流沟壑。他首先拿出一架望远镜，让王爷府的侍从递给多罗特色楞王爷。

多罗特色楞王爷对这个奇特的玩意一无所知，并没表示出兴趣来。普热瓦尔斯基打开望远镜的镜头盖，调好焦距后，示意王爷走出客厅。王爷按照这个俄国人的示意，端起望远镜，朝王爷府东北方向远望，他被震惊了，确切地说是吓了一跳。

他曾不止一次地登临距离王爷府几十公里外的那座山脉，通过这个俄国人带



远眺贺兰山

来的洋玩意，平时肉眼看起来的模糊山体，竟然如此清晰。他看到的，就是贺兰山。这玩意竟有如此功效？它叫什么名字？用什么做的？王爷很好奇，普热瓦尔斯基告诉王爷，这叫望远镜，接着示意随从，给多罗特色楞王爷递上更多的礼物：枪支、弹药、药品，等等。

多罗特色楞王爷的脸上顿时堆满了笑容，普热瓦尔斯基趁机提出此行的目的：希望能够允许他和随从进入距离王爷府东北方几十公里的那座山观赏，并获准打猎。

多罗特色楞王爷有些为难，那座山对于生活在其西侧的蒙古族人来说，是一座神山，是不能轻易让人进入的。很多民众也只能到山脚的南寺、北寺去礼佛。然而，面对俄国人送来的丰厚礼物和大清国的护照，王爷还是点头答应了。

那一天，王爷府内，俄国著名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初步达到目的。此前十多天里，他们的队伍离开位于今中国和蒙古交界处的额济纳旗境内的达尔扈特蒙古王爷府后，一直在戈壁中艰难行进。他们穿过了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间数百公里的无人区才抵达这里。

抵达之前的几天，近乎绝望和沮丧的心境，让这位曾纵横亚洲腹地的探险家也一度怀疑自己能否走得这片死亡之地。然而当规模不大但整齐规划的王爷府所在地巴彦浩特（蒙古语，意为富庶之城，如今很多图书及当地人的称呼中，也称巴音浩特，作者注）出现在视野中时，探险家感到自己有救了。

走到巴彦浩特最繁华的建筑——王爷府门前时，这群俄国人震惊了：如此荒凉偏远的地方，竟然还有如此豪华、尊贵的建筑，其形制和北京城的一些王爷府几乎一模一样。这让普热瓦尔斯基心里自然地升起一丝肃然起敬和好奇来。

那天，那扇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紧闭的大门，为这位远方而来的不速之客打开了。在王府侍卫的带领下，普热瓦尔斯基缓缓走进王府。他看到的是一个令他吃惊的景象，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环抱着行宫的小花园，甚至还有一个碧波荡漾的池塘。与周围凄凉的沙漠相比，这里真是天上人间。汉人把这里称为王爷府，蒙古族人则把它叫作‘阿拉善衙门’。”

多罗特色楞王爷以几句简单的客套话开场，接着说道：“自古以来，还未有一个外国人踏入阿拉善的土地。如今，我平生头一次见到的外国人就是你们这几

位俄国人，这太令我感到高兴了。”

其实，多罗特色楞王爷忽略了，在这群俄国人之前，也有一个欧洲人匆匆路过这里。他就是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然而，马可·波罗没有普热瓦尔斯基这样幸运。他来到这里时，正值蒙古军队刚刚终结了一个叫大白高国的王朝。屠城之灾让这里人烟更加稀少，从战火中还没缓过劲的小镇，让马可·波罗连动笔书写的兴趣都没有，在他的日记里仅仅简单地提及贺兰山西侧的阿拉善盛产羊绒。

随着普热瓦尔斯基向多罗特色楞王爷献上所带来的礼物，阿拉善亲王不仅赏给考察队员们银两，还特意允许考察队可以到贺兰山中打猎。

普热瓦尔斯基的心飞扬了起来！从俄国远道而来，他的目标可不是为了拜见眼前这位王爷，而是为了进入给巴彦浩特镇提供水源的那座神圣之山。他知道，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位欧洲人能够进到山里去。自从清政府在这里设置王爷府后，信奉藏传佛教的王爷和这里的民众一样，将那座山奉为圣山。不仅不允许外人进入，就是当地民众进山狩猎、砍伐林木，也必须经王爷府允许。

多罗特色楞王爷的允许带给普热瓦尔斯基的兴奋是不言而喻的，第二天，他就带领考察队向贺兰山进发，沿着哈拉乌沟口缓缓往里而行。慢慢地，普热瓦尔斯基发现这是一座低调的山，远远望去，山脉荒芜、干旱，山体枯黄，毫无生气，就像一个年迈且贫穷的老人，披着件廉价而褪色的外套。然而，从山脚一路往上，普热瓦尔斯基就发现这是一座能欺骗远观者眼睛的山。刚进沟口不久，两边林木就渐渐多了起来，好像一个迸发着生气的少年，不，更像一个阅尽江上客舟风雨的成熟中年人，默默地品味着自己的沧桑，并不高声示人。

他们逐渐走进了一座富足的、动植物的巨大基因库。相距不到 200 公里，贺兰山北是一座北国大山——阴山，在普热瓦尔斯基看来，栖居两者怀抱中的动植物却截然不同：阴山的是北蒙种，贺兰山的是南喜马拉雅种。

闪跃于林草间的动物逐渐也多了起来，给普热瓦尔斯基印象最多的是马鹿，因为阿拉善亲王禁止捕猎这种动物。5 月，正是雄鹿头顶萌出珍贵嫩角的时候，也是这些贺兰山精灵的发情期。一条条山谷里响彻雄鹿响亮而急切的呼唤声，这种来自雄鹿本能的声音，在一次次唤醒母鹿内心压抑的性本能的同时，也唤醒了普热瓦尔斯基和随从们打猎的欲望。